



總有燭光

黃照達

天愈黑，燭光愈亮

繼續記錄 取代遺忘 六四三十四周年

忘不了三十四年前 失去丈夫的那夜

張景利 六四死難者劉永良的遺孀

尊敬的朋友們：

我是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張景利，今天我代表天安門母親群體發言。

發生在首都北京的「六四」慘案已經過去34年了，現在想起來依然歷歷在目，我丈夫劉永良就是在這次慘案中被無辜槍殺的。當時他才26歲，因為他是獨自去天安門，我在家裡等了一夜也沒見到他回來，看不見他的人，我心裡非常著急，誰也沒有想到一場悲劇性的災難，會降臨在我們身上，會發生這樣痛苦的事情。

後來，因為他身上有工作證，單位接到通知，然後派人到家來通知了我，得到他被槍殺死亡的消息後，我如同晴天霹靂一般，頭暈目眩、心如刀絞。我的兒子當年才一歲半呀，這叫我們母子怎麼活！我完全崩潰了，我不知道怎麼面對這樣殘酷的事實。在那一段時間，我每天以淚洗面，吃不好飯、睡不好覺，一度得了抑鬱症。還好在父母和姐妹的支撐和說明，使我渡過了這一難關，我們共同撫養我的兒子，把生活繼續下去。

在這漫長的三十餘年中，生活上的困難我都可以忍受承擔，心中的苦卻沒有地方申訴，精神上的痛苦一直伴隨著我。

我相信公道自在人間

三十四年過去了，直到現在我仍然不能理解，在這和平年代有什麼事情一定要使用全副武裝的軍人、坦克真槍實彈，在北京街頭、在天安門廣場，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槍才能解決嗎？

作為一個死難者親屬，我相信公道自在人間，「六四」慘案一定得到公平、公正地解決。我們死去的親人不能白死，他們是無辜的，他們是有父母、有兒女的，他們是條鮮活的生命，他們的死給家人帶來精神上、心靈上的打擊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。

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，每一個活著的和去世的成員都有一個共同的心願，要求政府就當年的屠城慘案給難屬一個交代。

我們提出的三項訴求給予解決：公布「六四」慘案的真相、對於難屬給予應有的賠償、對當年責任者就屠城慘案追究法律責任。

還我們做人的尊嚴！

還我們公道與正義！

感謝朋友們尊重生命、熱愛和平、制止殺戮的信念與堅守！



六四死難者劉永良

以記錄悼念 抵抗遺忘

列明慧 六四舞台主席

今年是六四國殤34周年，「六四舞台」於台灣出版《5月35日·創作·記憶·抗爭》。顧名思義，本書關於2019年製作的舞台劇「5月35日」。

故事講述一對八十歲老人家阿大和小林，一步步邁向衰病和死亡。兩夫婦唯一的兒子哲哲三十年前死於不自然，許多事情到今日還沒有問出個明白來。小林期待從苦苦問責的歲月中解脫，相反一直膽小的阿大越想越不忿，以前顧著二人的晚年才不去抗爭，現在連老伴也快將離去，他還有什麼要害怕的？如是，他倆定下偉大的目標：在5月35日當天，要堂堂正正去拜祭兒子——在不正常國家的陽光底下，做正常的事也是不合法的。

「我們就去衝擊，這條不正常的底線。」阿大說。

「老伴，我終於覺得你愛我了。」小林說。相約在5月35日，來個光明正大的紀念。

記錄與抗爭

《5月35日·創作·記憶·抗爭》書寫出創作、記憶、抗爭三個部分。創作部分是主體，收錄由香港著名編劇莊梅岩得獎原著粵語劇本，以及國語、英語翻譯劇本。這出色的劇本，不可能在香港重演。要讓作品流傳下去的唯一方法，就是要排除萬難地演下去。透過出版翻譯劇本，有利世界不同地區不同語言的劇團搬演，

將爭取公義的觀眾，用藝術和戲劇連繫起來。

本書亦有記憶和抗爭兩個部分，記錄了「5月35日」的創作及演出的歷程，由2018年開始籌備，2019首演及重演、2020年全新班底製作庚子版的網上串流放映，到2021年網上讀劇，還有關於作品大量的訪問，報道和評論。這些記憶，映照出香港人如何以創造力和生命力，在艱難的路上堅持追尋公義。

透過這齣「六四舞台」最後在香港公開演出的劇目，呈現香港在過去三十多年來作為悼念六四的重要地標。自八九民運以來，香港人從不缺席，也成就了香港本土政治運動的重要脈絡，塑造香港人在當代中國扮演的重要角色。也因著香港的特殊地位，曾經享有資訊流通的自由、言論、出版及創作自由的百花齊放，香港人曾經可以發表不同題材的藝術作品，從中認識人性的光明與陰暗，在反思和質疑中，發現真善美。

我們沒有倒下

2020年，我們籌備《5月35日》庚子版演出的期間，中央硬推國安法，踐踏一國兩制，收窄我們的自由。作為創作團隊，怎會沒有恐懼？但是至少我們堅守到最後一刻，沒有出賣靈魂沒有歌頌極權。在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下，六四舞台在2021年

自行解散。我們刪除了網站，隱蔽掉臉書專頁。隨著不少香港新聞機構停止運作，大部分有關「六四舞台」過去演出的新聞報道、評論等，在網上已無影無蹤了。我們見證香港的民主自由和公民社會，如何因國安法受打壓而消亡，創作自由及言論自由如何遭到扼殺。

本書的出版，集結大量朋友的心血，包括原著編劇、翻譯者、編輯、兩個劇組成員、大量具實名的訪問報道記者、評論文章作者、劇照攝影師、畫家、插畫家，以及過去參與過六四舞台製作的藝術工作者等等，我感激他們的無私貢獻，特別在風雨飄搖的日子，仍然擇善固執，為蒼生說話。

我誠意向各位讀者推介《5月35日·創作·記憶·抗爭》，延續藝術的感染力和劇場的生命力。儘管你不再見到維園燭光的海洋，也不可能在圖書館借這本書，但你仍然可在你能力可及作行動，買一本書、穿一件衫、或點一盞燈，悼念我們曾經有過的悼念自由。雖然微不足道，但仍然是一種記憶與遺忘的鬥爭。

疾風知勁草，我們沒有倒下，讓我們和她、他和他們笑到最後。

風起了，會讓爭取民主自由的風箏飛得更遠，種子會散落在你家的花園，開出自由花。

繼續記錄 取代遺忘 六四三十四周年

繼續講太古橋的故事

張銳輝

1989年香港大學學生會太古堂宿生會主席

行禮如儀，是好多年來批評維園燭光集會者的其中一個批評。

今年六四，將會是維園沒有燭光的第三個晚上，人民遺忘，是極權最希望見到的。

就讓我們行禮如儀：每一年至少在這一天，重溫我們所知道的八九六四故事，拒絕遺忘。

就讓我繼續講太古橋的故事。

1989年6月4日下午，星期日的深水埗匹頭舖街頭，我和另一位宿生會的幹事想買些黑布，為昨天晚上到今天在北京死去的學生市民寫張輓聯。但假日許多店都關門休息，終於找到一間仍開門的，老闆打量了一下我們這兩個一身黑衣的年輕人，大概想到我們買黑布的用途，二話不說拿了大大的一匹。當問老闆要多少錢時，他只揮一揮手說：不用了。

既然得到這樣長的黑布匹，不如就掛一對輓聯於太古堂外。細看布匹，足有六七層樓長，舍堂內根本沒有足夠地方鋪寫，於是，就在當天深夜，把長長的黑布，鋪在太古堂外的天橋上（當時仍未有太古橋這個叫法），由精於書法的堂友鉤出字型，再由數十熱心堂友一同以白漆填滿。黑布輓聯完成的同時，二十個大字亦同時印在橋上。

輓聯只高掛半天即不敵疾風，白字則留存太古橋上三十二載，見證風雨。

每年六四前的重漆太古橋輓聯，就成為港大學生悼念六四的一次「行禮如儀」集體記憶。

輓聯歷盡風雨

1996年7月28日，香港大學委派工程公司擦走太古橋上六四輓聯，及後有港大校友自發回校與學生重漆輓聯，校方未再即時阻止。稍後，港大學生會11月25日舉行「太古橋悼念六四屠城標語討論會」，當時港大校長鄭耀宗出席，向學生解釋擦走標語的原因，表示港大從未容許學生於學校財物上寫字，該句標語的存在實違反學校的規則。同場有學生質疑擦去六四標語與97香港回歸有關，鄭耀宗則以自己對政治沒有興趣作回應。最後在社會各界輿論的關注下，港大校方未有再抹去太古橋上的輓聯。

三十二年來，太古橋曾經歷翻新、重鋪，甚至橋面縮短，但每一次，標語還是被還原了，例如後來「冷血屠」三字已不再在橋上，而是在重鋪的行人路上。我自己就曾經親眼目睹維修工人，在重鋪路面後在填補字跡，由此可見，大學一直都默許太古橋輓聯的存在。

當然三十多年來，仍偶然會有親共者的破壞，例如2019年就發生過有人向輓聯潑上紅油，不過學生們很快就發起重漆輓聯，讓其回復舊觀。

洗不走記憶

2022年1月29日，港大校方派工人將太古橋行人路圍上圍板，被傳媒問及原因只推道是行人路定期維修。及至3月5日圍板拆去，橋上六四輓聯已經消失，新鋪的行人路四周被花槽二次圍封，像在試圖掩飾困窘的醜態。

洗得走實物，洗不走記憶。對抗暴政，就要對抗遺忘。

就讓港大學生及至世人繼續知道太古橋上的六四輓聯，自1989年6月4日開始存留過三十二年多，終有一天我們要在太古橋上重漆上那二十大字：

冷血屠城 烈士英魂不朽
誓殲豺狼 民主星火不滅

寫於2023年5月28日

（34年前香港150萬人大遊行、全球華人大遊行的一天）



六四在維園看到的風景

占士 前支聯會義工

我曾是支聯會的義工。與其說是支聯會的義工，不如說是協助全港市民繼續悼念六四屠城慘劇的義工。

一九八九年，北京發生一場反貪腐、反官倒的大型民主運動，香港人心繫天安門廣場，各方聲援他們，希望中國走上民主的道路，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因此成立。奈何政權選擇血腥鎮壓，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，香港市民由熱血聲援轉為驚訝、傷心、失落，支聯會自此每年舉行燭光悼念集會，香港人每年悼念，撫慰哀痛，向犧牲的在天之靈致意。

一點一滴的參與

每年燭光集會，我擔任過不同的角色，遇到不少前來參與的人，他們帶著不同的心情來，自發做不同的事：

1) 燭光集會前幾天，義工開始在維多利亞公園佈置場地，除了主台外，也把歷年的標語、天安門圖片大型橫額，以及北京民運和六四屠城的歷史展覽掛在旁邊的圍欄。每年總有不少人駐足觀看，有經過順便看看，也有特地來看。他們說，六四當晚來，沒有機會細看，所以決定早一天來。

2) 主台旁的秘書處帳篷，除了放置物資外，也是製作燭光紙杯的場地。支聯會派的紙杯，杯底的那些洞，就是在這裡靠義工用人手剪出來。這個工場，人數時多時少，有市民經過，看了攤位擺放的刊物和單張，看到義工在剪紙杯，也坐下來仗義相助一齊剪。

3) 燭光集會當天的下午，支聯會都在維園舉行座談會，人數相對晚上的集會差很遠，但總有人誠心來參與，聽座上的嘉賓講中國民主的前景，香港人可以做什麼。他們有些踴躍發言，有些靜默聆聽，風雨不改。

4) 下午四、五點，台前已經有人坐下，進佔最前排的位置。有人在場中間的人民英雄

紀念碑獻花或致意。有哀傷、有尊重、有嚴肅，有父母帶子女來講解。不同傳媒的記者在這裡，訪問前來的人有什麼感受。

5) 傍晚時分，有學生來維園，有些是老師帶來，有些是自發三五成群來，有些是自己一個人來。1989年他們還未出生，都抱著好奇心，四處觀察、拍照，也有駐足看攤位的刊物和展覽。

6) 我曾負責支聯會的籌款車，由下午在噴水池擺攤位到集會結束。晚上六點，人潮開始湧至。在銅鑼灣一邊出口，記利佐治街和告士打道天橋交界過路處，由十幾人等交通燈過馬路進入維園，到幾十至一百人需要警察人群控制，到記利佐治街因太多人封路，再到告士打道封路，然後眼前就全是人。不同人在不同時段來，看到的過路處都是不同的風景。

7) 不少人進入維園時，都投錢進支聯會錢箱。有些人希望取場刊，有些人希望買民主女神像，有些人希望買最新的紀念品，有些人什麼也不要，只多謝支聯會，希望支聯會可以把燭光集會辦下去。有些人小心翼翼把一疊厚厚的鈔票拿出來，急步走來投一小疊進我管理的錢箱，再急步走去投一小疊進旁邊其他團體的錢箱，然後再走到後面再投一小疊進下一個支聯會的錢箱，直至手上的錢投完才進會場。

8) 燭光集會晚上八時開始。還記得有一年，集會開始後不久下起滂沱大雨，我站在噴水池的籌款攤位，趕緊穿上雨衣，用膠袋包住錢箱的入錢口，然後找有蓋地方避雨。原本響亮的大會音響失靈，維園只聽到大雨聲。看到遠處維園糖街入口，人潮從維園湧出到銅鑼灣避雨。以為集會提早結束，誰知雨勢一減，人潮隨即從糖街反方向湧回維園，堅持繼續集會。

9) 燭光集會結束，並非悼念真正結束。除了

不少人提過的全民刮燭淚保持維園足球場清潔外，健壯一點的人幫忙將場內甚重的鐵欄一個一個搬到場邊外。有好幾年，學聯或學民思潮等學生團體都曾在足球場中心舉行自發討論會，進行在大型集會無法進行的深入討論，批評支聯會做得不足也好，勉勵香港人再多做點也好，都是鞭策香港人繼續堅持走下去的力量。

以上這些事，
當中有你嗎？

繼續記錄 取代遺忘 六四三十四周年

必勝

六四

綠豆
Green Bean

平反

悼六四 離散港人民運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

林兆彬 前油尖旺區議員、前支聯會義工

不知不覺，又到六月。最近觀賞2019年舞台劇《5月35日》錄影版，其中一句對白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。劇中一位死難者家屬說：「從那時開始，我們的人生已經無法恢復正常。」

我頓時聯想起2019年反送中運動、2020年「國安大法」實施後，無數抗爭者身陷囹圄，中共撲滅香港一切民主火種……從那時開始，香港人的人生已經無法恢復「正常」。六四是中共最醜惡的事件，1989年的屠夫在30年後再壓制香港，這是清清楚楚的事實。離開香港的時候，港人或許帶著傷感、不安、恐懼、仇恨、憤怒的複雜情緒，而這份情感卻推動著我們往後的人生。

海外悼念意義何在？

在地理上的香港，今時今日難以再公開悼念六四，但我相信只要有香港人，那裡就是「香港」。北京的民主火種，已經在香港保留了30多年，隨著港人移民潮，再與香港本土民運的火種一起，漂流到世界各地。但有人可能會問：海外港人悼念六四死難者，究竟有何意義？是出於香港人身份認同？還是所謂「大中華情意結」？

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，必須搞清楚一個歷史事實：香港人是八九民運的參與者，而不是旁觀者。1989年，五十萬人參加

跑馬地馬場的「民主歌聲獻中華」；過百萬人到中環遊行集會；部分港人親身到北京支援學運；大陸民運人士經「黃雀行動」逃到香港……

北京的民運，深深烙印在香港人的記憶中；維園燭光啟蒙了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參與本土社運。香港人之所以擁抱民主自由普世價值，跟每年六四悼念活動有密切關係。離散港人若要繼續建構香港人身份認同，亦不能迴避六四的影響。要光復香港，不能迴避中國地緣政治因素。

港人的歷史任務

客觀來說，如果離散港人都不再舉辦六四悼念活動，世界上就只剩下很少人公開悼念六四，六四議題便會漸漸被遺忘。因此，香港人承擔著守護六四記憶的歷史任務，離散港人更承擔著繼續公開悼念六四、控訴中共的歷史責任。

34年前中共殺害示威者，今日中共威權向全球擴張，例如設立海外警署、以手機程式竊取個人資料、台海局勢緊張……離散港人更要以燭光，向全世界展現抵抗暴政的信念，悼念六四抗爭者，亦是提醒全球各國政府警惕中共暴政。

歷史選中了香港人，這是我們的命運。

繼續記錄 取代遺忘 六四三十四周年

人民不會忘記： 90後的「六四」二三事

綠豆
Green Bean

跨越九七

一名曾任支聯會義工的香港人

「人民不會忘記」——支聯會悼念「六四」三十周年的「六四tee」上，印上如此一句。當日穿上時，在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的大台上，凝視一片被指是三十年來「行禮如儀」的燭海。在「反送中，撤惡法」的口號下，絕難想到多年來，這片曾經照亮過天安門難屬尋求正義的艱難路程的景象，幾無可能再現。

「坦克碾豬」已經是最喪盡天良的論調，但從無對香港最終落得與大陸同一下場有過絲毫樂觀。在「六四」已經成為禁忌的香港，當年的經歷有以下幾點值得一記：

1) 中三的中史課程包含現代中國，教科書中提到改革開放、四個現代化，但對「六四」的描述只有一句。老師說到中國四個

翌日，有老師在堂上不點名指，「我們是否要對20年前的事這麼執著？」然後重複提到中國今日繁榮富強之論調。正當要反駁之際，下課鐘聲響起，老師離開。到如今仍然遺憾當年未能直斥其非，對方事隔10年，今日已經貴為校長。當然，如今香港大小圖書館遭清洗下，上述書本應已凶多吉少。



2012年的「廣場的日與夜」學生營，迎來6月4日的晨曦。



2019年「六四」悼念集會上，歌手黃耀明唱出達明一派為「六四」三十周年所作的紀念歌曲《回憶有罪》。



2019年「六四」悼念集會後，熱心市民剷去地上燭淚。此後此畫面再現無期。

我生於1989年之後，對八九民運、「六四」並無第一身的經歷，認知全部從家人、網上資訊、圖書得來。對六四最早的記憶，是家人帶同參與1997年「大限」前最後一次的愛國民主大遊行——「平反六四，跨越九七」的口號如今仍未忘記，是對年紀尚小的自己，拒絕遺忘的第一課。

過往經歷今日已成禁忌

到了2000年，社會普遍對悼念「六四」仍然沒有太大爭議，當時以為「放下包袱」、

現代化之外，其實還要有第五個現代化，問同學知否為何。班上一片寂靜，老師最後講出：「民主」。教師脫離教科書，實事求是與學生探討普世價值，如發生在現在，老師大概要背上政治風險。

2) 讀預科時正值北京奧運熱潮。當年被抽中要從學校圖書館選一本書，在周會介紹。我找到一本90年代初出版、名為《血染的風采》的香港記者採訪八九民運實錄，於是就在周會講述八九民運、「六四」屠殺的歷史。

3) 支聯會從2012年起，有幾年在「六四」前，於維園足球場舉辦「廣場的日與夜」學生營，對象為中學生。記得不少同學凌晨仍然不睡，與擔任組長的大學生們討論歷史、香港政治情況。當中有人後來成為記者、參選議員。

回顧過去的多種經歷，如今已成禁忌。但原來過往的種種，都是我們一直與遺忘抗衡的第一身經歷。聽從良心、拒絕遺忘，要屠夫政權承擔責任，將是我輩畢生之志事。

繼續記錄 取代遺忘 六四三十四周年

請支持《綠豆》繼續記錄



網站: <https://greenbean.media/>

@綠豆 Green Bean Media



繼續記錄 取代遺忘 六四三十四周年